

荧屏亮点

《听你这么说》:

冷暖两相宜,形无序而神有序

钟玲

“好像已经快到下山的年纪,我们却一起上了一座山,人生难得几回。”结束一场演唱会后,55岁的朱哲琴会告诉你什么呢?或许是人生还有很多事情可以想做,或许是我们都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或许两者皆有之,或者还有更多……

许久没有如此,静下心来一帧都不愿错过地看一期人物访谈节目,曾经能让我端坐于荧屏前一期追一期的人物访谈节目,还是24年前首播的《超级访问》,23年前开播的《鲁豫有约》。随着岁月更迭,已不知何时起,便不再对人物访谈产生兴趣。沉浸式访谈节目《听你这么说》,是个例外。其美好之处在于,哪怕你闭上眼睛,也能从主持人与嘉宾对谈时那些富有哲理的语言中,感受到倾听的幸福与快乐。而睁开眼,画面的视觉效果又加深了“洗耳恭听”一场又一场的愉悦。更让我欢喜的是,从年少时的喧嚣变成如今的爱安宁,恰好,《听你这么说》有几分恬淡,几分清隽,就有几分温暖,几分治愈。

简单、宁静、舒缓、清新……初阅《听你这么说》,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春花秋月、夏阳冬雪皆美妙的意境,于秋日的山谷间穿行,阳光明媚,微风不燥下的大自然通过镜头赋予这档节目的是——短短39分钟,每一幅画面都静美,每一句台词都有禅意。而后播出的每一期都如此,像一部意识流风格的电影,却又冷暖两相宜、形无序而神有序。

我愿称之为,一次对生命之道的追寻。无论是《朱哲琴:自主人生,你敢吗》,《赵丽娜:我想要被看见》,《叶檀:除了生死,都是擦伤》,还是《程前:我想知道“山顶”是什么》,《刘震云: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以及之后会出现的陈漫、王潮歌、任泉等嘉宾们的心灵之旅。

在这里,主持人李静只是一个倾听者和观察者,荧屏前的观众亦如是。所谓过程,既是“静听他言”,也是“解惑之旅”。

旅程,从李静在不同的地方与每一个人的相遇开始,走出演播室后,场景广阔到天空之下任何与主人公有关的地方——

李静与朱哲琴。她们在金山岭-阿那亚的山谷音乐厅里回忆过去,感慨现在,在山谷间一边散步一边“收集”小溪流过青山的各种声音。因《封神》片尾曲《回归》被导演乌尔善带回大众视野的朱哲琴,谈她在城市与生活在别处时的心境,谈她已逝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印象,谈她50岁后的自由人生……“生命之美就是没有重合,要保留自己的差异。”“如果没有展览,没有录音,没有演唱会,你还做不做音乐?”……金句



朱哲琴 赵丽娜 叶檀
刘震云 任泉 马岩松 程前
王潮歌 陈漫 未完待续……

频出的朱哲琴,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传递一个“灵魂歌者”的人生态度。

李静与赵丽娜。她们漫步于云南丽江的白沙古镇在路边小店试戴国巾,在古城的篝火晚会上闻歌起舞,在阳光普照的绿茵场上促膝谈心。转换身份后如今已33岁的赵丽娜,谈她做运动员时的焦虑,谈她与球员身份的告别,谈她退役后参加《乘风破浪2023》时188cm的身高带给自己的种种困扰,谈她未来的职业规划、未来期许、人生向往……泪眼与笑容,那些生命中的小确幸与小确幸,跨界转型的赵丽娜,以自己的人生起伏定义“铿锵玫瑰”的风雨不惧。

李静与叶檀。她们相约于叶檀的家

中,在餐厅里一边吃早餐一边闲话家常,在小花园里散步看参天大树也看庭前花草,在不同的角落逗猫、浇花。患癌后积极治疗的财经专家叶檀,谈她在得知自己患癌后的生活,谈她与病魔打的每一场“战役”,谈她与从前完全不同的心境……此时的淡然微笑与如今的云淡风轻,是经历过生死一线后才有的豁达,走过黑暗时刻的叶檀,以今昔对比细数生命的遗憾,以及一个“财经女侠”的无畏前行。

……有人超然物外,有人笑对浮沉,有人洞察生死……没有尖锐犀利地诘问,只有“你我皆坦诚”的共同探索。《听你这么说》更像是一部纪录片,在不同的空间里看似随性

《听你这么说》更像是一部纪录片,主持人李静与每一期的嘉宾一起谈论关于成长的烦恼、幸福的定义、人生的选择、生命的真谛……探索话题之广博,细微处或是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或是自己的生活日常,而宏大处则是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认识生命。

的追踪采访中,他们一起谈论关于生存的困惑、成长的烦恼、幸福的定义、人生的选择、生命的真谛……探索话题之广博,细微处或是与父母的亲子关系或是自己的生活日常,而宏大处则是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认识生命。

如一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乐谱,每一个音符都能落于心灵深处:谁不爱呢?听他们诉说和平凡人一样的忧愁与快乐,甚至是一样的在经历人生十字路口时的迷茫,一样的当人生从巅峰跌落低谷时的彷徨,一样的经历死亡考验时的惶恐……

婆娑世界,世人皆有悲喜。“只有设计,没有台本”的《听你这么说》,试图回答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都曾萌生过的那些疑问。几乎要溢出屏幕的故事感,一笔一笔雕琢出了不同嘉宾的人生底色,亦从每个人的经历里深入地挖掘能够启迪人们心灵的哲思。我更爱的是这个访谈节目的前三期,嘉宾皆是女性,诗性的镜头语言透过每个人目前所处境遇下的个人视角,表达了她们对生命的本质截然不同的理解——

朱哲琴,让我们看到“回归本真”,以及“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赵丽娜,让我们看到“重启人生”,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檀,让我们看到“向死而生”,以及“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勇敢,是朱哲琴的战胜世俗,是赵丽娜的超越自我,也是叶檀的克服病痛……《听你这么说》从不同的角度侧写嘉宾们的心理和情绪,或许是想让人们在“经过”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嘉宾们的内心世界后,从她们观察世界、审视世界所得到的智慧里,也获取一二——哪怕只是解读心中困惑的能量。

小而精,短而美。是功夫。落笔轻盈而疏淡,收笔情浓而意切。是意蕴。

字字句句,一帧一帧,皆如刀刻一般划过心底,那痕迹是深重的,却也是温润的。就像山谷间吹过的温暖的风,呼啸而过却偏偏让大地暖了一些又一些。《听你这么说》又何尝不是呢?只是安静地倾听,便心入暖流,如沐春风。像是与智者的对话,在那些仿佛并非刻意而为讲出口的人生箴言中,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人在引领着你“当像飞鸟去往你的山丘”。

一档访谈节目可能不会让我们堪透生命的重量与厚度,但《听你这么说》或许可以让我们在奔向命运的每一次安排时,想起她们坦然拥抱一切,又不顺从命运的姿态,而后也顽强地追逐着明日的朝阳。向阳,温暖,且听风吟。

《岛屿的厝》的认识慢慢清晰起来:虽为短篇小说集,但9篇小说环环相扣,将《大厝雨暝》放在首篇,是龚万莹想通过这样的排列组合,来呈现岛上厝里的她们的迭代变化。

吴玫

龚万莹决定,从书名开始就要提醒读者,这是一本地域性强烈的小说集,所以,她给这本书起名《岛屿的厝》。“厝,方言,指房屋。福建沿海及台湾人称家或屋子为厝”,一个“厝”字告诉读者,接下来的阅读中,方言将与我们一起。

大力推广普通话以来,除了地方戏曲,我们很难读到方言在其间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文艺作品了。无论是赵树理的《三里湾》,还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抑或广州为背景的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即便偶有方言出现在这三部作品里,也是可有可无的点缀,直到10年前金宇澄的《繁花》问世。

《繁花》的好,随着30集同名电视剧的风行,而无须赘言。只是,原著中方言的妙用,哪怕沪语版的《繁花》,也不能穷尽。倒是一些作家,迅速从《繁花》的成功中嗅到了方言之于文学作品的别样意义,《繁花》以后,多部将方言用得不可替代的作品渐次问世,其中,以广西北流方言撑起大梁的林白的《北流》和索性用广东话推进情节的林棹的《潮汐图》,尤其引人注目。

将闽南话揉入叙事,龚万莹的选择,是否受到了《繁花》《北流》和《潮汐图》的影响?作家不响,读者也就不去妄加揣测了,但是,选入《岛屿的厝》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短篇小说《大厝雨暝》和《浮梦芒果树》,的确因为使用了方言,而显现出了别样的韵味。

仅说《大厝雨暝》,大厝是阿嬷的父亲当年下南洋挣到钱后回岛屿兴建的带花园的闽南老宅。只是,“一进三开间带双护厝”的气派经由百年天灾人祸的揉搓后,变成了到处漏雨虫子乱飞的大麻烦。鹭禾的妈妈想过借老厝来改善有些窘迫的家庭状况,比如,打开大门收取门票放游客进来参观,或者像岛屿上的邻居那样破墙开店。但各种生财之道都被阿嬷的一句“下败”挡在了大而无当的老厝门外,年久失修的老厝于是就有了这番景象:雨前纷飞的大水蛾能遮蔽路灯光,雨中大厝到处在滴漏,雨后跌落在天井里的芒果散发出的酸涩香气,还有那间堆满了稀奇古怪东西的杂物间——得,怀旧该有的元素龚万莹已在小说中一一排布,再加上看似无心其实每一眼都在评判老厝的是与非的女鹭禾穿梭其中,除了遇到“天寿”“歹势”“肖想”“水当当”“代志”“假会”等方言会警觉一下,我已经深陷龚万莹用文字编织的旧影像里怡然自得。

直到读到《大厝雨暝》的结尾处,龚万莹让大厝的右护厝塌于黄色烟雾中才恍然大悟,我大概误读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如若满足于绘制一幅闽南风物图卷,龚万莹为什么让大厝倒塌?疑惑中再读《大厝雨暝》,发现自己读第一遍时因过于为大厝的旧风情所陶醉而漏记了作者的两处伏笔。一处是“阿嬷说,她爸爸在吕宋娶了番仔婆,有另一个家。不过,每年的生活费都是按时给,一直到最后他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还有一处是鹭禾的妈妈表面上冲着丈夫实质是冲着阿嬷大喊了一句“没把老厝顾好,才是下败”。捡回这两条重要信息后再读一遍小说集的目录,关于《岛屿的厝》的认识慢慢清晰起来:虽为短篇小说集,但9篇小说环环相扣,那作者将《大厝雨暝》放在首篇,是用了心事的,心事之一是龚万莹想通过这样的排列组合,来呈现岛上厝里的她们的迭代变化。阿嬷,貌似死守着老厝其实死守的是能给自己生活费的男人;而鹭禾的妈妈,已在试图更新阿嬷的陈规陋习。

那么,鹭禾呢?《岛屿的厝》没有前言和后序,龚万莹把创作谈贴到了网络上。将书里的《出山》与那篇题为《后记:岛屿回潮》的网文对读,我们不难联想《出山》中的小菲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互为镜像。所以,《出山》中小菲,抑或是《大厝雨暝》里的鹭禾,这两个小姑娘,都是作者请进作品里替自己讲述岛上厝里的她们在过去数十年里的浮与沉的。

必须先解释一下篇名《出山》在闽南方言中的意思,出殡也。既然篇名叫《出山》,小说中做着殡葬生意的是小菲的外公油葱,《出山》的主角应该是油葱。龚万莹笔下小菲的外公油葱,就是总能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寻见到一线光亮的勇敢的普通人。可我更愿意将三个女人认作《出山》的主角,她们是后来与油葱相依为命的妙香姑婆、小菲的妈妈惠琴和小菲。

尤其是小菲。小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幼儿园小朋友小菲为去开家长会的老公油葱感到丢脸:“哪怕是幼儿园学生,都会觉得这位年过半百的老阿伯,打扮得太过了一点。”可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以英国留学生的资历在上海做了白领,因而爱丁堡、伦敦、巴黎、柏林来回飞的小菲,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就是带领他们走出岛屿去看世界。他们是谁?油葱以及被丈夫遗弃晚年与油葱相伴过日子的妙香姑婆,同样被丈夫抛弃的妈妈惠琴以及惠琴的伴侣叔叔。按说,被现实敲打得越来越落魄的油葱,被丈夫弃之如敝屣的妙香姑婆,被爱情和生活双重打压的惠琴以及试图带着所爱之人挣脱出生活的泥淖却不得法的叔叔,都应该是小菲眼中的失败者,她却与他们在一起,是因为在残破的大厝里出生长大的小菲天性宽容和善良吗?也许。可我觉得,龚万莹让小菲愿意张开双臂接纳“下败”的家人,是想告诉《岛屿的厝》的读者,从《大厝雨暝》中的阿嬷和鹭禾妈妈,到《出山》中的妙香姑婆、惠琴和小菲,岛上厝里的她们已不再是任由男性摆布命运的女人。她们是妙香姑婆,被婚姻暴击后依然能向阳而行;她们是惠琴,哪怕被命运击打得根本站不稳了还是一副坚强的样子;她们是小菲,放眼望去以后回望岛屿,能在一派“歹势”“肖想”“水当当”的方言中听到妙香姑婆、惠琴们昂扬的生活态度,于是,愿意写一本书来赞美岛上厝里的她们。

《岛屿的厝》:岛上厝里的她们

幕后

女性本身个体的内在蜕变与自我重建、女性彼此之间相扶共生的成长弧光,在剧中有格外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在平和温暖的底色之下,《烟火人家》也给予观众更广阔、更自由的情绪共振空间。

以温暖的底色,构筑家庭叙事的生命力

杨晓培

2024龙年的大年初四,《烟火人家》在CCTV-1黄金档和腾讯视频与大家见面了。一经播出,我们就看到了诸多来自观众的热烈回应,有共情的讨论,亦有解构的述评。不少观众表示,能够从剧中孟家的故事里窥见属于自己家庭生活的一角,亦从情节的起伏中感受到家庭生活不断涌动的力量。

世界有棱角,时间有罅隙,一个好故事可以打捞起现实中的微光,注入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与思考。《烟火人家》的特别之处在于,以一个大家庭的悲欢离合作为底色,描绘了其中每一位成员具体的当下际遇,彼此割舍不断的亲缘关系。情节越细致,细节越丰富,才能让观众站在故事发生的现场,近距离感受这部作品的“当下性”。

我始终觉得,创作要关注当下的议题,深入眼前的生活,洞察那些微小但重要的“一闪而过”,辨析跳动的时代情绪,才能更好地与观众同频。因此,在塑造家庭这样一个“最小共同体”的过程中,《烟火人家》的创作将许多场景围绕着亲子关系展开,同为大家长乔海云的女儿,孟明玮、孟莞青和孟以安有不同的性格、气质,与自己的女儿相处有各自的模式,尤其明玮和衣锦、莞青和娜娜,她们就像“对照组”,让观众直观地看到在不同亲密尺度之下,亲缘关系如何发展变化?孟明玮对李衣锦的过度关注和支配是建立在她对女儿的爱之上的,而衣锦潜意识里也能懂得妈

妈藏在絮叨背后的爱,所以才会一次次尝试袒露自己作为成年人真正的情感需求,一次次尝试找到与母亲更融洽的相处方式。她们其实是一对很“胶着”的母女,某种程度上说,是一部分人跟父母相处的缩影,所以才会有很多观众说“徐帆老师仿佛真的在演我妈妈”,也才有那么多观众如此关注孟明玮与李衣锦这对母女在后继剧情中如何实现彼此的和解。

而孟莞青和陶妮恰好是一对松弛自在的母女,莞青支持女儿的一切决定,并始终以自己的女儿为骄傲,娜娜则愿意跟莞青讲自己的小秘密、聊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无话不谈的母女关系更像是一对闺中密友。但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为这段母女关系埋了一点小小的“谜面”:当善解人意的妈妈做到事事妥帖周全,并且为自己和女儿都留出足够的个人空间,她们之间是否真的能完全了解彼此?莞青不曾让女儿知道自己的婚姻实际上早已是“一地鸡毛”,这样的“信息差”同样会造成母女之间的误解。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会去评判不同亲子关系的好坏,只是为观众展示不同母女关系的样貌。无论是剧中的哪一对母女,她们都是在与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发现自身的盲区或不足,进而再在磨合中学会理解与换位思考,最终相扶相伴着共同成长。

当然,以代际亲子关系这个话题来说,我们还给出了更多不同的“解题方式”,孟以安对全球的成长更多倾注了尊重和物质上的富足;乔海云作为大家长则对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关爱有加,同时也基于三个女

儿的性格和境遇,照拂、心疼肯定、信任着她们。同时,乔海云面对孙辈时的开明,孟明玮、孟莞青、孟以安相处时偶尔的对照和长久的情谊,李衣锦和陶妮同租之后偶尔的争执和有时候为此排忧解难的窝心,分别是家庭中祖孙、姐妹关系的典型写照。我们希望能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立体的观察来呈现家庭的复杂性、丰富性、层次性,去真实再现中式代际关系里属于家庭成员的相依相敬和彼此羁绊。

事实上,从家庭关系这一命题延展开看,我们想要描摹的亦不只是关系本身,更要涵盖身处家庭中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家庭是我们生活中最密切的那部分,“家”意味着底气和后盾,当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生活抛出的各种难题,她们将如何从家庭中汲取力量、收获勇气并完成自我蜕变,家庭与个体如何在动态的成长变化中完成互相影响和促进,是我们想要重点探讨的命题,而“代际治愈”带来的“共生力”,则是我们希望通过剧集为观众带来的情绪支撑与精神力量。

不过,我们并未让剧中的角色只囿于家长里短,而是把她们们的生活空间拓宽,让她们作为独立真实的个体面对来自职场、婚姻、情感的多重场景,并随之展现出更多符合当下观众认知的话题讨论。当然,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公共议题都给予面面俱到的照拂,而是基于角色完整、自洽的底层行为逻辑和情节本身的发展动力,让人物之间的故事张力彼此交汇、生长,自然展现出对困局的呈现。



《烟火人家》能够敏锐捕捉生活的不同切面,构建更细腻、真实、完整的情绪空间,离不开创作过程中以女性视角的观察和表达。我们依然希望在过往作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因此,在《烟火人家》中,我们通过对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状态的女性境遇的描摹,试图呈现更加丰富的女性情绪观照。女性本身个体的内在蜕变与自我重建,女性彼此之间相扶共生的成长弧光,在剧中有着格外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女性视角带来的柔和注视,也让《烟火人家》能以一种更富有韧劲、更绵密温煦的方式输出自身的能量,在平和温暖的底色之下,给予观众更广阔、更自由的情绪共振空间。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观众对于我们在剧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力量有着相当高的接受度,并赋予了更多解读,热烈与勇气、温情与爱意,都是观众赋予我们作品的意义,这同样是属于创作者和观众的双向奔赴。未来,我们会坚守品质,敬畏内容,始终以艺术价值作为我们创作的初心,让我们的作品同这烟火世间一样,向阳奔赴,生机绵长。

(作者系电视剧《烟火人家》艺术总监、总制片人)